

庸
閒
齋
筆
記

庸閒齋筆記卷九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余於同治壬申曾著筆記八卷德清俞蔭甫太史勸令付梓兩年來索閱者甚夥因之時時有人以新事來相告語余亦藉此破岑寂過而聽焉或過而忘之或過而存之皆付之無心而已今年長夏酷暑適姤微疴杜門不出者累月閒居無事祇以筆墨自娛追憶舊聞並參新得日或記數紙或數日記一紙投筆之餘隨手散棄不復再檢蓋不過以之消磨日月初

非欲再續前書也秋冬之間忽見案頭有一新冊閱之乃兒子德濬德嵩拾余所棄抄錄而成者讀之尚覺足資掌故因略加排檢又益以近事及偶記者補綴之復得四卷不更別爲名目仍續於前記之後自茲以往儻天假之年異日或再有所撰述則如近時紀文達之筆記五種前時洪容齋之夷堅十集也亦無不可光緒紀元歲在乙亥斗指丑哉生魄庸閒老人識於梧桐鄉佳晴喜雨快雪之堂時年六十有四道光辛丑侯官林文忠公有新疆之役暫寓武林外

舅聞藍樵先生家時余銳意經世之學以所撰籌邊策屯田議等作呈教公頗歎賞曰爲賈生之才謂以海運衛海疆及墾荒土以資戰士皆他日所必行者後公督陝甘果興屯政惟今日以輪船運漕則公不及見矣公瀕行謂余曰

本朝有兩篇大文字子曾見之乎蓋指關中李天生檢討因篤之陳情表及南漚葉忠節侍郎映樞之殉難遺疏也天生之表余曾讀之較令伯之文更爲肫摯獨忠節疏遍訪不能得忠節爲余六世祖姑丈當

忠節殉義時我祖姑承遺命奉姑太夫人由竇而出得免於難歸家後上事邁姑下撫弱子仰承

天眷遂大葉氏之門家乘外傳豔稱之余於同治丁卯攝宰南滙忠節裔孫東軒廣文來謁以公遺稿相贈始得見其疏忠義之氣炳若日星洵爲昭代第一篇文字會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興舉廢墜余因詳請以境內晉忠臣長合鄉侯袁山松南宋忠臣將軍鮑廉及忠節之墓列入祀典春秋遣官致祭中丞允行咨部立案從此三忠之祀永垂千古然忠節子孫

至今蕃行袁鮑二公後裔無人則重賴此

天家一瓣香矣

說詩者多言變風變雅宋金華王氏柏獨以魯頌商頌爲變頌其說蓋本之唐成伯瑜毛詩指說夫風雅既有變則頌之有變亦理也况出於先儒之說乎

世重舉人進士謂爲科甲出身不知唐時始有舉人進士之目皆係未第者之通名天寶十二載敕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其已及第者乃稱前

進士明初國子生有選授藩臬大官者今則國子生極輕蓋以入貲者得之耳

遠鏡至今日之歐洲而精極矣用以測月月中顯有凹凸之形測日則見太陽邊體齟齬如鋸齒日面有浮游黑點大小多寡不一測金星則見有消長亦如月之上弦下弦此皆古人所未見者也然非在上海用西人之遠鏡亦不能知也

世俗譏人曰汝瞎字也不識此紇字之誤也魯臧孫紇及孔子之父叔梁紇皆音恨發反而世人多呼爲

核唐蕭穎士輕薄同人誤呼武仲名因笑曰汝紇字
也不識流俗傳訛遂以瞎字當之仍呼紇爲核兩失
之矣

宋穆修負才使氣中年偃蹇嘗以柳子厚文集鏤版
印數百部八都求售有儒生數人共來繙閱修就手
奪取怒視曰賢若能誦一篇不失句讀者當以全部
奉贈遂終歲一部不售或謂宋世儒生不應撿陋至
此不知我輩幼時塾師所點句讀舛誤不少比壯年
稍解文義自行改正者固多一時忽略遂致終身沿

訛者當必尙有特無人從旁指駁耳偶閱宋姚寬西
溪叢話載左傳句讀二條詢之今世讀者大率錯誤
因備記之俾知不特學問無窮盡卽句讀亦未易明
也故講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句采謂
之物聞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裸浴句薄而觀之
今時詩文喜用借對以寓巧思蓋古人三十四格內
之假對也如白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以赤對
朱以子對耶狼狽獸名流離鳥名此假對之工者今
尚學之若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蓋取

楊與羊同音天子居丹裏廷臣獻六箴白髮不愁身
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以丹對六蓋取六與綠同音
蒼籙對諸姬以諸爲朱皇眷對紫宸以皇爲黃之類
古人傳以爲工今則不取矣然其格不可不知也

詩文有三十四格又有二十四名元微之樂府古題
序所謂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篇章操
引諷謳歌曲辭調是也

解字當以說文爲正如董仲舒解仁義二字曰以仁
治人以義治我此確論也原甫則云仁字從人義字

從我則非造文之意矣許氏說歸字從堆從止從帚
而以從堆爲聲林氏則云從追於聲爲近似長於許
至哭字許則以從卍從獄省文林乃云象犬噪不亦
謬哉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爲礼以處爲處以與爲舛凡章
奏及程文則不敢用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說文于礼
字云古文處字云止也或從處舛字云賜予也與與
同然則避本字不用何哉

秦始皇諱政改正月爲端月漢宣帝諱荀改荀卿爲

孫卿明帝諱莊改莊光爲嚴光司馬景王諱昭改昭
君爲明妃晉簡文鄭太后諱阿春改春秋爲陽秋唐
景祖諱虎改虎林爲武林太宗諱世民改民部爲戶
部至今仍而不改非也

古人用書不必沾沾字面如班固文帝敘贊曰我德
如風民應如草用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意
也而潘岳晉世祖誄則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傳元
四廟樂歌則曰上教如風下應如卉彼時無人指摘
今則以爲杜撰不通矣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歷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
雄在閏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嘴日雄在子
又曰甲歲雄也畢月雄也卯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
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宋玉風賦
有雄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蜺之說春秋元命包
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
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音音不大霹靂者雌
雷水氣也孝經雌雄圖出京房易傳亦曰星占相之
書也是干支日月風雲星雷皆具有雌雄而今之言

陰陽占候者皆無雄雌二字詢以雄雌之理亦復不知蓋久失其傳矣

今官文書凡數目字文單者取字畫茂密者易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作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是也然詩序鳩鳩刺不壹也孟子市價不貳周禮天官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則參與三伍與五通也肆則周禮注編懸之四八曰肆六六無奇奇傳今更共陸陸七則墨子周公夕見漆十士以此代七山海經剛山多柒木變漆爲柒是七之爲柒亦有所

因惟捌玖拾三字並無出處爲借用耳

親迎之禮近代久不行矣惟嘉興尙遵古禮其奠雁也以鷺代之有杭客見而請之曰此奠鷺耳豈禮也哉余解之曰今人呼鷺爲家雁其褐色者爲雁鷺而于雁之最大者則稱爲天鷺是鷺與雁本一種也客以余爲強辨不服余因取唐書所載太宗時吐蕃錄東贊上書謂聖功遠被雖雁飛于天無是速也鷺猶雁也遂鑄金爲鷺以獻云云示之客乃語絀而退

月忌爲初五十四二十三世俗相沿久矣術家謂爲

廉貞獨火故以爲忌其說不經實乃洛書九宮數耳
宮數起於一初二宮初三三宮初四四
宮初五則入中宮中宮爲星位之極至尊之地在臣
民當避忌故日月忌初六六宮初七七宮初八八宮
初九九宮而宮數盡至初十復至一宮循環數去十
四日又入中宮二十三日又入中宮是以初五十四
二十三爲月忌也再正五九不上官之說亦以月數
當至尊之位人臣宜避耳非有所謂不祥也

昔在金華張太守處閱書院卷題爲宗廟之禮一節

有用樹靈鱗之鼓者同事者笑謂抄懷挾誤寫鼉字
余謂鱗本音駝皮可冒鼓字本不誤今俗本李斯上
秦王書刻作靈鼉者乃真誤也又有一卷用酒清人
渴肉甘人飢閱者嫌其語似滑稽抹之既乃悟爲禮
記是知閱卷不可輕於勒帛也

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爲階官此沿襲漢制金
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
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曰
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蓋謂此也自顏師古誤

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今人言取青紫如拾芥事多因之殊不知漢卿大夫蓋未有服青紫者也故言青紫當指綬不當指服

宋呂文穆公蒙正之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出之困甚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致寺中鑿山巖爲龕居之文穆居其間九年乃出而應試遂中狀元又十二年爲宰相其後子孫卽石龕以作公祠名曰肄業富丞相弼爲之作記今人演劇名破雷記者蓋本此也

古人建功立名其傳者亦有幸有不幸焉蘇武于什
門均以抗節著而人但稱蘇武王粲李冰共疏二江
厥功相並冰廟食千秋威靈赫濯壑之勞則並無人
知之者矣史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牙作亂負桓
公人本不足道以孟子稱之遂流傳到今史兒之名
僅一見于淮南子而已豈非有幸有不幸哉

南史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
壅滯賓客輻集或訴百端遠近咨稟盈階滿室目覽
詞訟手答牋記耳行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

瞻舉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宋王楙疑之謂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謬謂史言之過殊不知資稟之異世所恆有特顯晦有時無人爲表白之遂溷沒不彰耳家康齋弟其晉言伊本生祖寶摩公嘉慶年間自山陰教諭引疾歸里有山陰老友笠舫王君衍梅拏舟相訪公治具歛之延同里朱茲泉先生兆熊作陪王固名士朱亦才士也譚次公以一圖囑王題百韻詩時琴齋兄其

泰尚幼命之來背經書十餘本笠翁心維手寫耳聽
背書口談經史遇兄臥背或有訛處立即指摘歷歷
不爽可謂五官並用矣席間二君各競所能王取是
科鄉試同門錄閱一過自解元至榜末其人之年貌
籍貫三代履歷背誦如流朱以本年歷本繙一周自
元旦至除夕行下干支星建吉凶神煞亦默誦無一
字訛因互相折服焉然王雖舉進士乃以知縣用復
因微罪罷官落拓以死朱則僅中副貢官止龍泉教
諭有茲泉文藁行世藁中邦畿千里二句題文他省

抄襲者兩中解元而先生不沾一第至其子仁山先生拭之乃中嘉慶戊辰解元道光壬午進士云

仁山先生爲茲翁長子亦稟異質生彌月後喉喃能讀堂中對聯四歲就學學師授以學庸甫讀卽能背誦登進士授山東東阿縣知縣以不長吏治改京秩官禮曹二十年殫心文學各省名下士入都者大抵踵門執經問業門下士幾半天下而先生虛懷樂善愛才不啻若自口出余己亥科試列一等一名卷歸禮部磨勘先生見余文而賞之會琴齋兄以會試至

都先生以余名詢誦其文如素習琴齋甚驚不知先生任東阿時縣試文三百餘首老年猶能記憶其過日不忘又如此年六旬病噎症夢數吏報升天曹官醉卽處分後事剋日而沒噫以笠翁之五官並用及二朱先生之過日不忘觀之則劉穆之亦未足多矣王君之見何其小哉

關侯蜀始謚壯繆宋謚義勇我朝

高宗皇帝特謚爲忠義並

敕於史書均改正焉道光年間又加仁勇二字至封

號則明已加封三界伏魔大帝岳侯南宋始謚忠愍
繼更武穆中改忠武又改忠文元加保義二字明萬
曆亦加封三界靖魔大帝與關侯並焉

世之稱鑒別書畫大抵皆憑一己之見不必盡真識
也其識之精者不過能辨妍媸耳近年重錢唐戴文
節公山水雖一扇一楮價抵兼金好事者爭收藏之
世姪錢伯聲太守承其家籀石宗伯畫法花卉妙一
時初不以山水名也近以世重戴畫偶一臨摹輒覺
逼肖因時時作小幅署戴名人爭購之伯聲時告余

以爲笑前年消暑無事以文節名作冊頁十二幅裝
潢交陳仙海司馬戲索廿四金時某廉訪備兵上海
留意翰墨適欲購文節畫陳以錢作示之廉訪極爲
賞鑒卽留不還陳懼以欺獲咎因以實告廉訪笑曰
此子不忍割愛故造作此語耳亟取金如數予之伯
聲得重值焉伯聲之畫爲張子青尙書賞識余偶舉
是事告之尙書言咸豐年間偕祁春圃相國入直

南書房蒙

文宗召觀內府珍秘見一巨然畫手卷歷代名人題

跋無不精絕驚歎希有比出相國告以此卷前曾兩
見之於今而三究之孰真孰贗卻未能辨別也則收
藏一事豈易言哉

自事例之開文武皆有捐納同治五年左爵相總督
閩浙時奏請永遠停止武職捐例大略謂武營捐班
太多流品混雜勢豪策名右職藉爲護符劣弁巧躐
升階專爲牟利一旦夤緣得缺竟敢靡惡不爲從前
報捐之多實爲軍政之蠹至捐例原爲籌餉起見武
職官階捐納例銀本屬無多實亦得不償失云旋奉

俞旨飭部永遠停止迄今十餘年來武官無復捐班
營伍較前肅清實節相一奏之力然自軍興到今以
戰功得官者尙不勝其擁擠雖曾文正公奏請以大
銜借補小缺如提督補參遊總兵補都守之類有功之人猶未能盡
登仕版門生周廣才以花翎參將考補千總忻喜不
置數年來究未得缺則以員數猥多大府亦實無疏
通之善策也

國初宋牧仲尙書自謂精於鑒別凡法書名畫只須
遠望便能辨爲某人所作自記於筠廊偶筆中人頗

奇之余謂宋公閱書畫多能辨識其氣韻耳至其本
之是否臨摹恐亦未必卽能審定也昔東坡初未識
秦少游少游知其將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
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
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豈此郎耶夫以東坡
當時且不能辨少游之書爲已書則千百年後人乃
能辨東坡之真贋以爲必無一誤豈理也哉家匏廬
宗伯書得香光神髓自少至老日有書課臨摹至千
萬本人往往取公書截去某人臨數字卽以贋香光

書售得善價收藏家多不能辨

聖祖最喜香光字遇外吏進呈之本有疑似者輒爲
沈吟曰其陳邦彥書耶

高宗嘗出內府香光真跡數十軸

召公詢曰內中孰爲汝所書者公審視良久叩首謝
亦竟不能自辨也

道光辛丑候官林文忠公奉

命至鎮海軍營比遣戍新疆居恆常誦苟利國家生
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二語不置不知是公自作抑

古人成句也然忠義之忱可想見矣後公以雲貴總督引疾家居咸豐初元奉

詔起討粵西賊海內欣望而公卒於途中

文宗震悼御製輓聯以賜云答君恩清慎忠勤數十年盡瘁不遑解組歸來猶自心存軍國殫臣力崎嶇險阻六千里出師未捷騎箕化去空教淚灑英雄非常知遇天下臣民讀之皆代爲感泣也

韓昌黎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今本刻作三傳非也前漢藝文志序云春秋分爲五註

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不知漢後此二氏
何時亾佚倘至今尙存則古事可與三傳互証豈不
快哉

冷齋夜話記蘇子由在齊安時夢與僧雲庵及聰禪
師出城迎五戒和尚次日三人言夢皆同頗以爲異
良久東坡書至云已次奉新三人大喜迎之建山寺
而坡至因各繹所夢以語坡坡曰軾年八九歲時嘗
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託
宿記其頤然而眇一目雲庵驚曰戒陝右人而眇一

自暮年游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
年恰四十有九其爲五戒後身無疑故坡恆自稱戒
和尚是輪迴之說非釋氏之讐言矣桐鄉跋芝生太
史辰生於道光壬午八月三十日先數夕母王夫人
夢遊冥間至一石坊下殉有二女僕扶持之旋來一
僧年不甚高就與語語覩縷不可殫述旣覺猶能舉
其大略至生之夕則又夢見轉輪中出青煙數十道
道各一僧四散去而前所夢之僧竟來相就驚而寤
則太史生矣諦視之面目宛如夢中所見也太史幼

穎悟弱冠卽登賢書至咸豐己未捷南宮以朝元入
詞林散館後不復赴補歸主桐溪講席者已十載矣
性樂爲善遇善舉必創行之奔走勤勞不以爲苦余
嘗戲自爲行腳僧今年出金粟後身圖囑余題之乃
得悉其概太史有自題六絕茲並錄之磨人一第廿
年功直與前生苦行同好事欲援儒入釋爲人說夢
畫圖中披緇應悔負君親未了緣當補後身四十平
頭須努力談何容易再來人浮圖自昔有詩豪愧我
耽吟格不高略有前生心性在每於名利淡相遭足

跡平生半九州想因行腳債須酬不知卓錫曾何處
可許東坡到舊遊潘家椽夢久流傳私喜祥徵亦有
緣潘文恭公思補齋筆記載乾隆壬子江南闈中主
司夢人送香椽四枚是科果得兩狀元一會狀適
符其數文恭卽其一也余生時王夫
人亦夢人送香椽一枚而瑞不相符想爲闍黎功行
淺不教鰲頂作天仙沈迷仕宦與妻孥慧業三生記
得無何日塵緣能擺脫依然覓我舊衣珠太史之妹
婿歸安沈仲復廉訪自言前生爲瞿氏子出家於永
年寺清修數十年其聽經之鶴業已證果而已以一
念不堅遂再入塵世其事亦奇惟坡公及廉訪皆知

前生僧之名姓而太史獨未印證此亦是一缺典然
輪迴之說確有據矣

道光戊子鄉試余年十七闈前偕二三友人閑遊西
湖行至蘇公祠見人在內扶鸞因入觀之其仙則呂
祖也其人多應試者叩功名事仙答以儻語語在可
解不可解之間余固不之信也第見人均肅恭致問
姑長揖問己之功名乩忽奮迅大書曰爾甲子舉人
也戊子距甲子三十六年衆皆視余而笑余亦笑而
出曰不靈乩復書曰到期自知衆追而告余余又一

笑置之然自是屢躋秋闈至同治甲子余年五十三
矣時在甯郡總辦釐捐局務浙江甫經收復並不開
科余偶憶乜言輒笑其誕至冬間左季高爵相薦舉
浙江人才以陳魚門丁松生及余應 詔奉

旨以直隸州知州發往江蘇補用次年乙丑余在江
蘇需次聞浙江補行鄉試余忽憶乜言乃請於中丞
回籍應試比到浙江則格於例不能入闈廢然而返
復笑乜言之誕至丙寅春奉檄總辦天津海運謁見
劉崧巖中丞在坐有言乜仙不可信者余因述甲子

舉人一說以證之中丞沈思良久忽曰如子所言此
仙頗可信矣子非於甲子年薦舉人才乎明明道是
甲子舉人何尚不悟乎余聞是論不覺恍然噫此語
誠巧或真有仙降耶

金陵陳伯敏太守魯言京師秋航和尚工圍棋稱國
手飲酒食肉無異平人同治甲子年一百二十歲始
圓寂先是太守奉授衢州知府之命秋航心慕西湖
與之同行來浙至次年正月徧辭同人云將西歸並
促諸相知爲渠餞行諸人乃於十四日設席餞之酣

呼揚飲無異平時兼與某公對局局終云此會難再
卽此局棋亦是絕著猶手畫所下棋譜徜徉而去元
宵早起忽報秋航已逝太守往視則見瞑目趺坐雙
垂鼻柱至膝其光亮如水晶云然此是釋子或疑其
有坐功服氣之術康齋弟壬申冬遇紹城俞寶山老
醫云頃有天台老友相訪年已一百十七歲渠之所
以得此大壽者久服白朮之功耳叩其服法以鮮白
朮四十斤切片冰糖四斤入瓦罐內煮乾曬之久蒸
久曬約得八斤日嚼數片以供一年之需此人已服

至六十餘年其子八十餘歲亦服之甚健考神農本草經有朮作煎餌久服輕身延年之語洵不誣也

少敏堂兄元義長余四歲道光丁亥與余同案入學少敏則縣府及院試均第一有小三元之目文名藉甚顧數奇不偶鄉試輒薦而不售歲科試曾列一等第一第二而不得食餼以增廣生終身晚年遊處州爲滿洲恆太守記室賓主極相得太守守處州十八年少敏從之逾十載咸豐四年夏少敏患瘧甫止閉步於庭忽見一青衣踰垣入至後院疑爲竊也促步

逼之詰爲誰其人曰我公差也曰爾卽公差亦無踰垣入室之理則出票示之銜爲陰府己名在焉知遇鬼乃亟懇之鬼曰奉票提人不能私爲縱舍無己君其速出處州境容可免言訖遂不見記其票內共五十餘人第一名卽處州鎮總兵文公第三名恆公之門丁某第五名恆公之錢穀友人胡仰山也少敏恍然自失遂立刻治任告歸時已薄暮太守苦留之至次日早外人傳報總兵文公病歿少敏驚遂促駕去行二日至縉雲又得某門丁猝死之信益懼連夜過

行至金華託余覓舟告以故余謂其病後譎語耳少敏竟匆匆歸越數日得處州來信則胡仰山果又死矣余亦爲之駭然然少敏歸後病良已年終亦無恙次年夏恆太守至省見之強拉以行謂事已逾年當可無患乃少敏到處未及旬日一病而逝其逝時曾見前鬼與否無人談及矣然越境乃免豈鬼神之靈只及一方耶不可解也恆太守名奎字聚之爲人忠厚方正守處州十八年不調咸豐八年以病乞休去大府委福州鄭太守代之視事十八日粵賊竄陷處

城恆已歸鄭罹重典其遇亦奇

無錫華秋槎先生前浙閩總督孫文靖公之姑丈也
嘉慶年間任福建浦下場鹽大使與先大夫同官相
識嗣文靖觀察閩鹺華以迴避棄官歸自是不相聞
問者二十餘年道光中葉先大夫閒居嘉興華忽雪
夜相訪年已九十步履甚健精力如少壯兩目奕奕
有光相與話舊甚歡詢其如何保齋而致此華言自
歸里後卽講導引之術終日靜坐不以外事嬰心年
來頗有所得夢寐間時有異人相接寤則不能見也

數日前夢人告曰子欲求仙嘉興之陳壽人乃真神
仙也因買棹來此尋訪則果有其人思投以名刺則
不恭稱弟子則駭俗故持晚生帖謁之乃拒而不肯
見固請固拒遂略窺其所居之園古木壽藤亭臺水
石覺有五雲縹渺氣象真是仙境白歎緣薄訪仙不
遇頗深悵悵先大夫笑曰陳壽人我素識之飲酒食
肉猶夫人耳華曰不然真人不露相遂別去越日先
大夫見壽人語以華君所說彼此鼓掌大笑後咸豐
紀元粵匪亂作壽人歿久矣先大夫一日歎曰陳壽

入真神仙也座客問故先大夫曰古語有人專精事
天神積久不倦神感其意現形而問所欲其人謂不
求富貴但願一生無是無非衣食粗足居住山水間
妻賢子孝優游卒歲而已神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
福非凡人所能企及爾欲求富貴則可耳壽人席先
世遺業擁資巨萬樂善好施與人無競所居則宋岳
珂之金陀別墅爲嘉禾第一名園日飲醇酒以法書
名畫消遣子孫皆讀書入泮一家雍睦生平無一拂
意事當此烽煙告警則業已化去謂非神仙而何座

客皆太息以爲然嗣二十餘年同治壬申余自蘇州歸過嘉興見德清戚曼亭先生問余此行有所遇否余戲應曰此行祇見一仙人戚愕然詢故余因述先大夫所言蓋戚亦當年座上客也戚曰是固然矣今子所遇爲誰余曰南皮張子青尙書少年以狀元及第歟歷中外官至一品勛業文章政事彪炳一時年逾六十夫婦齊眉兒孫繞膝明生故吏遍天下最難得者上有九旬之壽母此時以養親居於吳之拙政園極聲色園亭之奉以承歡一家之中太和翔洽洪

福清福兼而有之此又非陳壽人所能幾也謂非當代神仙而何先生亦撫手笑曰然

功令獲鄰境應斬梟盜犯三人者卽予升擢閩粵二省海盜頗多地方官緣是得超遷者指不勝屈然以殺人得官仁者固有所不忍也吾家宗人有官福建同安丞者獲盜三人遂擢江西樂平令期年而病見一盜在牀前索命二盜窺戶而笑禳禱無效未幾遂卒蓋笑者眞盜故不敢入門而索命者則冤鬼也後先大夫宰福建光澤縣亦獲鄰境夥盜數人友人或

勸鍛鍊以邀功者先大夫舉是事以告曰吾非惟不
忍亦不敢也乃論以爲從律均免其死嘗訓余弟兄
曰此數人若果係盜首吾亦不願以此升官耳同治
癸酉在蘇州與四明胡竹亭刺史璋譚及是事竹亭
言其攝江都縣時獲金匱盜犯三名案定後上官將
照例子以奏獎竹亭推其功以給同城前獲處分之
縣尉及汛弁爲之開復頂戴而已不邀賞其用意與
先大夫合然居今之世能如竹亭之存心者有幾人

哉

南滙衛城本上海地雍正間析上海華亭二縣地置縣以本有南滙衛故遂名曰南滙縣自明以前之人物昔爲華亭上海者皆就其所處所生之地歸之南滙焉李辰山高士在明爲上海人而居於南滙衛城中故南滙縣志以爲南滙人高士生於明崇禎十年桂王時曾官于桂林及桂王事敗走歸託跡黃冠以醫藥自給後寓居平湖年七十病卒朱竹垞檢討爲志其墓所著有南吳舊話錄放鷗亭詩古文集均爲竹垞收存今曝書亭藏書散軼則高士之著作不知

流落何所是否尙存于世不可知矣惟縣志載其放
鵬亭詩二首爲吉光片羽耳高士之屋在南滙城中
者曰濛波小築其南爲放鵬亭屋今已夷爲田畝惟
亭則尙有遺趾余宰南滙時訪之不獲謝事越六年
秀水金君茗人亦攝宰事其叔蓮生學博鴻佺徵文
考獻求得其地但見衰柳啼鴉荻蘆飛雪亭趾僅存
于野水橫潦之中流連慨慕想其孤忠而悲其遭際
亟思興復未及措手而茗人又調吳江去光緒紀元
余遇蓮生于吳江蓮生手高士墓志并所作放鵬亭

懷李辰山先生長歌一首相示囑余函致南滙士人
早爲修築以存古跡嗣得覆書則謂邑小民貧一時
不能集事不禁爲之慨然特將蓮生之長歌錄之庶
他日有好事者爲之興舉焉未可知也高士諱彥貞
字我生後更延是改字辰山

坤甯宮中驚戰鼓銜香金鶴沒敗堵

宣德年鑄香金
鶴以定時刻見

宣德鼎
彝銘

危亭日落叫鶴鷗尙占官家乾淨土李郎矯

矯人中龍隻手直欲擎蒼穹請纓年少苦無路恨煞
冠佩假伶工福藩庸懦天奪魄半壁東南輕一擲靜

江重建小朝廷桂王繼起真雄特荷戈萬里邁終童
獻策驚例瞿文忠飛書走檄愈頭風印懸肘後磨青

銅是時諸臣同戮力天堑長江重開闢毀家紆難脫

釵環况有英雄出巾

桂林戰守三月援兵索餉而
詳瞿文忠夫人邵氏捐簪珥

助朱絲掛頸悲烈皇可惜不繫西平王蠻邦手縛真

龍種猶是人阮非天亡歸來高隱茅亭宿閑放白鷗

非行樂感憤時彈皋羽琴裏來惟向西臺哭我朝碩

學直鴻詞遺老聯翩趨

丹雘雉飛不羨冲霄鶴雖伏甘爲斷尾雞明知仙佛

皆如夢被體黃絕示無用香積廚充義士薇何曾迷
入桃源洞家亾國破賸閒身埋骨東湖塔尙存藏書
奚必傳嬌女遺藁還同付故人我來弔古尋陳迹荒
亭盡圯堆瓦礫長隄衰柳鳥呼風愁煞蘆花頭雪白
君不見投荒窮老沈太僕吟魂飛墮澎湖曲鄞沈太僕光文
以遺民終老合鸞又不見遺民尙有葉與熊兵部侍郎葉廷秀與吏科都給
事中熊闕元均爲僧以終棄家削髮空王宮銷聲匿影將毋同
世以揚子江之中冷水爲天下第一

高宗皇帝嘗製一銀斗以品天下之水蓋以質之輕

重分水之上下遂定以玉泉爲第一而中泠次之惠
泉虎跑又次之此外惟雪水最輕可與玉泉並然自
天降非地出故不入品

鸞輅時巡每載玉泉水以供

御然或經時稍久舟車顛簸則色味或不免有變則
可以他處泉水洗之一洗則色如故焉其法以大器
儲水刻以分寸而入他水攪之攪定則污濁皆儲於
下而上面之水清澈矣蓋他水質重則下沈玉泉體
輕故上浮抱而盛之不差錙銖古人溜澠之辨良有

以也然以水洗水之法世鮮知之

常州丁少香太守喜詼諧出語成趣官金華府經歷時會當府試武童衆官皆集德清楊幹村學博宿儒也言坊行表人皆敬之丁適小遺於中庭楊謂之曰須避三光丁忽問曰天上視吾輩人有如何大楊笑曰不過猶人之視螞蟻耳丁曰然則君曾見螞蟻小遺乎衆爲哄堂楊乃默然丁後舉以告余余謂昔人登泰山詩有俯視齊州九點煙之句夫九州只九點煙又安能見人第君子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當

無時無刻不將以敬耳丁亦默然

青蛙神杭俗稱之爲青蛙將軍或云金華將軍蛙不恆見見則視其色以占吉凶余於道光戊子在杭讀書三年習聞其說未之見也甲辰夏銓授金華縣訓導到杭領憑寓金剛寺巷金宅書館內是日杭人迎元帥會街衢充塞夜猶演劇未已余不往觀而與主人弈棋將三鼓矣忽僕人孳息至謂余臥室內青蛙將軍在焉於是金氏合宅老幼奔走往觀余諦視之只一青蛙踞於案頭余曰蛙耳衆曰不然身有金點

足分五爪此將軍也遂具香燭供以燒酒衆羅拜於下蛙略不爲動久之躍至杯畔以兩爪據杯沿若呼吸狀又久之身色漸變爲淡紅腹下則燦若金色衆皆曰將軍換袍矣乃舍杯緣案後所懸畫幅而上直至頂格踞坐良久時已將四鼓余倦甚擬睡金氏乃以盤祝而下之盛以漆盒裹以錦袱男婦持香提燈送至巷口金剛禪寺中寺僧迎至佛前供定解袱啓盒視之則已渺矣此事爲余所目擊蛙亦靈異矣哉嘉慶戊寅福建鄉試先外舅聞藍樵先生充同考官

題爲既庶矣二節主司閱文合意者少至十八日猶未定元外舅適得一卷薦之主司大喜以爲獨得驪珠矣傳集諸房考示之合座傳觀咸嘖嘖贊賞內中一人獨曰文甚好記從何處見之主司駭曰是必抄刻不可中矣然此文君究從何處見來某凝思良久無以應外舅乃前謂之曰每科必有解元解元原無足奇各人房中必有一房元我房中卽不得解元亦無所損然君無確據而以莫須有一言誤人功名未免不可耳某大慚因向主司力白謂其文劇佳讀之

有上句卽有下句故似曾經見過實則並未見過也
主司又令各房官於刻文中再加搜索竟無所得遂
定解元比放榜後某公於落卷內隨手緝得一卷卽
已前所見者與解元文一字不訛持以示外舅共相
驚歎謂此君必有陰德繼乃知其母撫孤守節三十
餘年子又甚孝其解元固天之所以報節孝也

新昌俞君煥模貧士也道光己亥科鄉試俞欲往而
窘於資因憶及往年曾爲某村息訟事姑往干謁至
則村人歡迎爭爲設饌贈以二十餘金且作投轄之

留俞無事閒遊村市見破屋停十餘棺已將朽腐詢之皆無主者俞惻然盡舉所贈爲掩葬焉親視舂築至暮而歸歸途於小肆中見抄本文十餘篇以數文錢購得之橐裝旣罄踉蹌赴杭寄食友人處比入試闈題爲季康子問仲由一章適抄本內所有因稍加改削錄入竟得解元最奇者文係如題三比原本每比末句曰此官才之一法也俞以官才字音類棺材改作官人而不知卽是掩葬棺材之應自來作善獲報未有若斯之迅速者先琴齋兄是科中式第三與

俞氏年俞告之甚詳

前浙江學使吳和甫先生存義同治丁卯考優闋至
仁和姚樞卷忽假寐見羣鴨飛鳴座前似若乞恩者
然醒而異之疑此君必有因果遂拔取之榜後來謁
詢其所因云已三世不食鴨矣杭人鬪傳爲鴨兒優
貢云戒殺茹素近於佛教然未始非君子愛惜物命
之仁心卽此一端姚君已食其報至癸酉又舉孝廉
少年英俊前程正未可量也

憶三十年前與秀水汪鐵宋明府和梅同坐角里草

堂有人入告曰某戚死矣家無一人鄰里殮之饒宋
愴然良久曰吾今乃信天道因言其父故名諸生累
試不第遂去爲小官官江蘇巡檢年已暮矣亟亟爲
子孫計無惡不作無作不惡見銀錢卽作鸕鷀笑雖
逆天理悖人倫勿顧也一日有父控其子忤逆者子
大懼倩人關說許餽米十石免責某允之旣又謂其
人曰若再能加米十石我爲杖厥父二十何如子大
喜如命次日坐堂皇鞠訊觀者如堵牆先呼厥父上
略訊數語卽傳呼拿不孝子厥子喜父之將被杖已

早伺於門矣呼未已子卽趨而進某罵曰若不知父之呈爾忤逆而敢來耶子對曰父年老獨行恐其傾跌追隨而扶之來耳某遂霽顏曰始我以爾爲逆子乃今而知爾爲孝子也然爾父控爾不孝也曷故子因訴家貧父索奉養奢力不能盡供云云父在旁怒斥其妾某不之聽婉謂其子曰我已知爾父之悖矣然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爾第盡爾子職爾父自能回心以瞽瞍之惡舜盡孝乃能感格之况爾父之惡尙不至如瞽瞍乎爾旣扶之來可仍扶之去因顧諭厥

父曰爾有如此孝子乃控以忤逆可謂老悖矣此後當體恤爾子毋再蹈故轍天下未有父慈而子不孝者也卽諭傳點退堂父怒極無可言將下堦子來扶父揮之以肱口喃喃言世上顧有如此糊塗官觀者皆笑某忽拍案大怒曰我好勸爾爾乃敢罵我父母官乎叱隸捉回笞二十逐出而白粲二十石積乃倉矣其他行事類如此未數年以惡疾死死後妻媳相繼歿所積貲蕩盡今其子又死遂致滅門可不令人警懼哉先大夫嘗言福建同寅某公嚴於催科每比卯

輒流血滿地鄉民欠課者杖之盈千累百哀號之聲
有若鬼噪故輸課輒報最而囊橐亦充裕焉然身歿
之後亦遂絕嗣貪與酷之報昭昭不爽也

願爲良臣無爲忠臣此古人對君之言然實確論也
先大父嘗爲余輩言我家自

本朝開國以來百八十年家門鼎盛躋八座入臺閣
者指不勝屈然賞戴花翎者僅二人祀昭忠者止一
人足見世值昇平軍務不作天下乂安之故此國之
福亦家之福也乃不三十年粵逆搆亂江浙騷動咸

豐庚申余以軍功得保花翎人皆稱賀先大夫愀然曰爾記乃祖昔日之言乎此非國之福亦非家之福也未幾江浙淪陷余家流離轉徙疾病死亾幾無完卵乃得花翎之

賜者續有四人入昭忠祠者竟有五人雖生榮死哀仰邀

恩寵而家門凋謝一時難復舊觀今雖幸際

中興得安生處然痛定思痛回思我祖我父之言能不慨然

咸豐四年粵賊據揚州諸將帥圍攻之賊守堅不能
下乃奏請決湖水以灌之

文宗皇帝赫然批答曰愁不得揚州無并傷吾百姓
也

聖主愛民之深真與天地同廣大矣不十年而秦鄭
清之功有以哉

嘉慶三年先大夫在京邸見相國和珅家查抄嘗告
余等以爲私家之富較前明嚴氏天水冰山錄有過
之無不及也近於陸定圃寓滬瑣記內見其籍沒單

一紙可謂洋洋大觀矣用特錄其金銀之數以作貪夫之鑒焉

銀號十處本銀 六十萬兩 當舖七處本銀 八十萬兩

赤金 四萬八千兩 元寶銀 五萬五千六百個 鏡稞銀

五千三百八十萬個 蘇稞銀 三百十五萬個 番錢 五

萬八千圓 制錢 一百五十萬串

咸豐中以粵賊肆擾舉辦團練各省均設團練大臣以巨紳主之蘇則龐公鍾潞浙則邵公燦王公履謙後浙事敗王公獲遺戍之罪然團練大臣特有其名

目不能節制諸郡縣也每縣各有練局委員紳董主其事第認真舉行者少故賊所到之處勢如破竹不能支吾耳金華府屬辦團練者推金蘭二縣金紳則朱駕部允成生員方滋李璠賊至皆與之角戰久乃敗散蘭則諸葛一村拔貢令優貢壽燾爲之主各村皆附和之其初聲勢聯絡甚爲賊憚後則村董內良莠不齊於是施家灘等處藉盤查奸細爲名殺人奪貨行旅視爲畏途諸葛二君亦不能禁止王壯愍中丞委段臬使光清親往查辦竟不能戢大營兵勇非

數十人連檣而行卽不得免甚至本地差委各官過之均遭擄掠示以冠服曰僞也駭以印文亦曰僞也幾至無理可喻余初以爲傳聞之過嗣因嚴州糧臺公事舟經其地卽有數人登舟口稱盤查搬動箱籠什物見余頂帽則譁曰此僞官也一時聚集至百許人各持刀仗勢已洶洶適有一武生鄭姓者來見之叱曰此金華陳老師也若等不可無禮乃皆散去鄭君來前慰藉謂此輩業已豺狼成性攘奪戕殺將來必致大禍某行且避去矣未幾張帥自金華敗退潰

兵過此憤其從前之阻梗登岸焚殺兩岸十餘里靡
有孑遺此亦好還之報第未知鄭君已先避去得免
於難否然蘭溪之團練遂散矣夫團練而至於爲暴
此亦何異於作賊是蓋由前邑令某公遇逃散兵勇
過境者不問是非概行殺戮人皆視殺爲固然遂致
尾大不掉後來莫可如何同治元年李爵相在上海
軍中與余言及某公殺勇事深以爲非蓋爵相爾時
過蘭溪寓唐副憲王森家習聞其事也

肩作齋筆記卷九終

庸閒齋筆記卷十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張壁田軍門玉良四川人由行伍從向忠武公自廣西轉戰至金陵積官至廣西提督

賞穿黃馬褂短小精悍驍勇善戰威名甚著咸豐庚申杭城被圍軍門奉檄來援至則杭城已失軍門以三十騎乘城而上既登則周麾而呼曰大軍至矣賊狼狽奔逃不費一矢杭城遂復於是聲望大振浙省倚之有若長城未幾金陵大營告急檄之回救杭人

留之幾於攀轅臥轍時余從署布政使麟壯介公到省目睹將軍瑞公學政張公挽留之切竟至跪求而軍門以令嚴不敢少止遂率師去乃到中途大營已破常州蘇州均不能守仍返於杭所存親軍僅數百人巡撫王壯愍公招集潰散悉軍實以予之俾進規嘉興以固浙江門戶乃連戰失利軍械遺棄殆盡而所將之卒均是敗兵逃勇銳氣盡墮已不能軍不得已復歸於杭杭人已自輕之兼所部不能斂散時有騷擾杭人恨之詈之至斥之爲通賊巡撫亦不加以

禮遜任其飄搖江渚庚癸頻呼無人過問較之前日
跪留之歎密崇重若天壤矣未幾嚴州被陷巡撫檄
令往援軍門率所部五千餘人至蘭谿之大洋鎮扼
守蒐卒簡陣力圖攻取時余奉檄佐松百川太守辦
理軍米糧台因時與軍門相見談次每以兵勇不能
用命爲恨余曰何不重賞罰以激厲之軍門曰此等
屢敗之卒一言及賊卽心膽墮地非獎勵所能振作
因頓足痛恨何制軍棄常州不肯守不然同死於彼
豈不光明磊落云云又言杭人謂我通賊我以一走

卒蒙拔擢官至一品花翎黃馬褂皆邀

異數就令降賊安能如此此時亦不必辨正當一死
報

國明吾心耳然其勇大率驕悍擄掠不可制營官亦
無如之何商民怨之切齒嗣後援金華復敗走攻嚴
州克而守之旋又爲賊破威名沮喪益甚久之杭州
被圍奉檄回救駐師江干餉援俱絕人無固心軍門
志氣愈厲每日出隊擊賊出必珊瑚冠黃馬褂以自
表異時余避居富陽曾掉小舟往見之以高敖曹旗

蓋爲戒軍門慨然曰力竭勢窮杭城必失我軍必潰
與其草間求活孰若先死於行陣之得所哉會報賊
出隊卽麾衆持矛而去余知其志在必死太息而歸
越數日果爲賊礮攢擊折其左股昇至營以軍事屬
總兵况文榜而暝况統其軍逾月城破軍潰况間行
至上海投李爵相軍爵相用之擊賊有功竟以功名
終聞軍門歿後三四日中夜士卒忽聞號令出隊殺
賊一軍驚起開營欲出忽悟其死皆大驚痛哭其義
憤之氣雖死猶生謚曰忠壯宜哉同時將帥援浙有

名者曰江長貴李定太周天受皆不能成功異時江
李著績他省周則戰死甯國

自咸豐軍興以來忠義之士奮身殉難不可勝計其
被表揚廕子孫者固不少然湮沒無聞并姓氏不傳
者尤不少也王鼎丞刺史定安嘗言從曾文正公攻
安慶時江邊有一賊壘諸軍環攻之一營官戰甚力
所部死傷甚衆鼎丞念其勤當諸軍暫退尋食時親
詣其營視之此營官方歸就食金瘡遍體部卒已亡
其半忿怒大言不破此壘誓不生還云云比暮壘拔

又往視之則其人已陣亡殘卒亦幾盡矣至今言之猶爲慨然此君姓名鼎丞不能記憶也咸豐辛酉四月十九日粵賊自湯溪撲金華時太守王君桐有楚勇五百駐於城上城大勇少不敷守陴乃令出守大橋余登城觀賊見一勇方據地尋食一勇荷戈至謂之曰賊勢甚盛我與若走乎其人大怒目光如炬擲其碗起曰吃伊口糧此時可言走乎若與我往殺賊耳卽持一鎗疾馳而去余竊歎曰若兵勇盡如此賊不足平也乃此五百勇守橋力拒自卯至巳賊竟

不能過而張軍門玉良率援軍由蘭溪至矣方忻懌
間軍門一戰而北賊遂長驅入城金華立時失守此
人計必死矣然其姓名并不能知也此爲余所目擊
者乃談者謂賊以六騎至而金華卽失此五百人三
時力戰之勤一人奮身之勇均抹煞不傳哀哉

江蘇清河縣北四十里有鎮名徐家漚爲海沐往來
通衢附近莠民每以年少婦女伴宿行人名曰趕店
卽北方荏平腰站等處之惡習也金烈女者乳名扣
子農民金本玉之妹雖農家而姿質秀粹幽嫻貞靜

有大家女軌範幼時卽許字明尙忠嗣子鳳岐爲妻
過四童養明尙忠係咸豐年間大盜陳三虎漏網之
餘黨也同治十年鳳岐年已十五歲尙忠貧無賴欲
令烈女趕店女不可尙忠疑鳳岐主之日夜凌虐鳳
岐不堪遂匹命不歸鄉里則傳爲尙忠活埋致死矣
女亦心疑因歸甯不復返十二年六月尙忠夫婦至
女家勢洶洶索女飾言鳳岐已有信且歸歸後當卽
爲成婚女兒畏其橫聽攜之去乃抵家日卽促令趕
店始以甘言繼以惡語終以鞭笞女拒之益堅尙忠

等無如之何於是日夕磨難冀其或有轉志然女至是已無生意矣荏苒至十一月有過客見女豔其色啖以重金尙忠喜又逼女女不肯筆之撻之女則以死自誓尙忠怒於是與其妻謀曰彼之所以固拒者以未失身也若強污之彼見節已毀事或可成乃女拒益力則以油捻紙灼其手臂繼及胸腹灼至黃汗滴漉女絕無乞哀順從意夫婦咸怒決計殺之以滅口遂褫衣裋以繩三匝縛於木凳更益火灼其頭面至足膏黃焦黑血肉模糊女終嚙齒不出一聲而

死尙忠益怒復以刀斫其頭面數處並割其二乳以洩忿鄉里見者皆爲髮指事聞到官尙忠夫婦顧狡供謂友有外遇尙忠妻疑尙忠亦有染故尙忠憤而致死而女兒懦不能白官亦不察遂據詞以獄上廉訪應公閱其牘疑之密訪研鞫乃得實情敬其貞烈哀其慘毒遂抵尙忠夫婦於死而詳請中丞專摺具奏請

旌表並在徐家漚地方建坊立祠以快人心而伸正氣蓋向來請旌之件多歸 題本此案爲表揚奇烈

起見故不拘常格也嗟乎金扣子以農家女目未睹
詩書身未習姆教且生長於盜賊之家而能堅持大
節萬死不移此真天地間氣所鍾廉訪極力爲之彰
輝豈徒爲維持風化之盛已哉

富陽蔣孝子元順余壻濟霖之曾祖也四歲喪父家
貧借其兄樵采以養母兄天母哭之誓終其身得風
痺疾孝子負以臥起食飲匕匙便旋踰廁躬進奉之
勿稍懈妻朱亦賢食姑恆飽已則糠覈而已朱先姑
歿元順躬兼婦職母不覺婦之亾也母患頭眩祈神

籤須野豬腦鮮荷葉時隆冬二物不可得則求之餘
杭越嶺冒風雪顛踣幾殞迄無有傷皇呼天繼之以
泣忽獵者攜一物至視之野豬首也長跽告之故獵
者憐而以腦與之歸途見溪中浮一葉睇之乃鮮荷
益大喜持以進母眩頓差有稱其孝者歎曰吾不能
愈吾母身之疾天酷我天酷我奚孝云晚年家漸裕
有三子七孫以上壽終咸豐五年得旌表並建孝子
祠十一年粵賊陷富陽所過焚殺獨於孝子祠炳香
而去嗟乎孝庸行也而乃感鬼神格盜賊如此乎人

子之於父母其可忽乎哉

旁觀者審當局者迷古語也富貴利達之地當局者
第驚於進取而不知已蹈危機紛華靡麗之場當局
者第樂其宴安而不悟早墮惡趣在旁觀者卽非明
眼人亦能料其敗也獨有富貴紛華中之苦境則祇
當局者自喻之旁觀者不能知之也昔金匱孫文靖
公以閩浙總督來嘉興閱兵千夫擁護萬衆觀瞻聲
勢赫奕一時先大夫謁於舟次公言三十年前以諸
生攜一僕歸家扁舟泊此今雖風景如昔而意輿轉

覺不如昔時先大夫對以封疆任重此心不免憂勞耳公曰非也因指中開供奉新到之

廷寄曰外人觀總督如何榮耀而不知總督心中之苦惱此一件事令我措置萬分爲難矣然所爲何事公卒未明言也同治己巳余令青浦有洋人爲盜在濱山湖中拒捕殺礮船哨官都司一人礮勇七人百姓三人余往勘驗盜已遠颺屍骸狼藉無可如何姑令收殮再行緝兇歸時在輿中籌劃此案中心快悶欲死然呵殿騶唱如故也中途遇二老嫗避於道傍

指余嘖嘖相謂曰此不知前世如何修行乃能修到如此余聞之默念我方恨今生何以不修做此知縣而彼乃羨慕謂前世修來者何見解之相左耶忽憶孫文靖公事不禁爲之失笑則旁觀者審一言猶爲未的也

灤山湖之案其始有英屬國之流氓

即中國所在上謂光棍者

海糾合英國人二買一蘆墟船乘之雇上海人二爲服役雇寶山人二爲行舟至黃渡地方又雇一青浦人將至灤山湖舟行遲復於田間雇一人助之行至

湖中適遇一地保錢糧船遂劫之乃船中僅有錢二十餘千耳地保跳而免適見橋畔有巡緝礮船在地保熟其人乃呼救哨官令起棹追賊顧勇數不足有鄉人三踴躍從之賊望見追至揚帆逃礮船追十餘里至崑山縣之千墩鎮日已落矣不能及爰發礮擊之一擊不中再發幾及之賊遂落帆洋人三立於船頭以手相招若將還物也者礮船遂駛近不爲備相距咫尺洋人突發手鎗哨官傷墜水死左右二勇斃於舟中餘勇方持械欲鬪鎗再發又燼內一勇佯死

落水泳而逸於是洋人持刀過船將已傷及未傷者盡殺之悉擄舟所有推銅礮於水而去次日逃勇歸報信余卽詣勘礮船已爲水營收回哨官及勇屍亦俱收訖惟同往之鄉民三屍在親屬號哭慘戚余亦掩涕不忍視乃捐廉俾其成殮而懸賞五百金以捕賊不越月先捕得上海寶山之四人又青浦之舟子一人其田中羅來人則因見賊殺人當卽投水逃去不可究詰矣於是用上海人作眼線擒獲洋人二其一逃往廣東署上海道杜公文瀾又懸賞三日金捕

之未幾亦躡獲於廣東之香港余赴上海會審情真
事確中國人俱畫招而洋人狡賴不肯承爰羈於英
國之領事衙門蓋外國人不受中國羈禁也彼時只
候香港之犯解到定案矣而香港之領事故濡滯之
總督馬端敏公咨催廣督文內有札飭該洋官字樣
香港領事乃謂中外不相統屬安得用該字以輕我
遂將兇犯縱之去於是上海領事亦將兇犯釋放而
礮船之弁勇暨鄉民十一人之死無從取償哀哉余
迄今念之猶覺憤填胸臆也

咸豐辛酉粵賊擾浙之際有蕭山某州牧自四川引疾歸以道路不通取徑上海雇岱山人劉某船數隻浮海至甯劉固岱之販私鹽者也行至橫水洋託言風色不順泊舟島嶼中數日乘夜啟某之箱籠取其金珠寶玉盡易以石某君不覺也比至甯舍館定啓箱篋則十年官橐盡羽化矣遣人至岱訪問其鄰里皆知之直言不諱某與甯道張觀察素識也亟往訴之觀察嚴檄拘提抗不能得乃遣弁勇捕獲之而劉頗狡甚堅不肯認方研鞫間而賊已騫至甯郡失守

劉遂脫歸於是起華屋置良田弟若子姪均娶美婦
添海船爲販私計岱人嘖嘖稱羨蓋所攘獲不下數
萬金也壬戌之秋劉及弟若子姪各司鹽船六艘至
蘇松海口售鹽易米滿載而歸歸至橫水洋陡遇颶
風六舟盡沒無一生者家中諸婦聞之瓜分所有均
別抱琵琶去頃刻之間灰飛煙滅此康齋弟寓岱時
所目擊岱人於是咸嘖嘖以爲有天道焉第不知蕭
山君於甯郡陷後何如也

道光二十年冬十一月江浙大雪平地積四五尺山

均處則文許矣湖港俱凍至明年正月乃解湖州安
吉山中有寺僧徒四人其一人於雪甫作時下山抄
化爲雪阻於山下村中比雪消路通則寺內之僧皆
餓死矣太湖中有一舟凍於中泓者匝月凍解船逐
流下舟內之人已盡斃而甕中米尙存其半則以火
種絕不能炊而致死也是年江浙二省均報雪災最
奇者陳春噓明府昶宰奉天之錦縣有娶親人途遇
大雪因相率入小路中古廟避之雪甚封山迷不得
出到一月後男女兩家遣人四處覓之則新婦及送

迎之男女七十餘人皆餓斃廟中春噓往相驗爲之
慘然至咸豐十一年十二月粵賊陷杭州四出擄掠
天忽大雪深至六七尺賊不能行難民乃得乘間逃
逸此又雪之救人而爲瑞者也

寶應朱武曹先生彬余師文定公之尊人也沈潛理
學工詩古文於經史尤極研究舉孝廉官學博時文
定公已通顯矣督學使者非年家子卽小門生先生
於按試時趨官侍立唯謹學使固辭先生終不去學
使踏踏深以爲苦雖老每會試必與計偕文定公官

至列卿同人咸勸先生可勿應試先生不肯道光癸未公放會試總裁示貼迴避親父某人都中傳以爲笑儒林中嘖嘖歎羨而先生懷喪特甚擬留京俟再試於是棘槐諸大臣咸勸公爲奏請一品封典俾致仕先生初不知也此

命下則大怒以爲阻其上進之路選大杖欲撻公公介戚友跪謝乃已乙酉公視學浙江先生偕來公持法嚴士子有過及文藝小疵咸夏楚不少貸其作奸惡者無論矣故時比之雷部神有天君之稱焉賴

先生時爲訓解公因之少霽威嚴然承杜石樵尙書
後以猛濟寬人多不堪歲試未竣飛謗已至京師吾
鄉錢心吾給諫特疏劾之事下廷議謂學政奉公行
法職也惟親父不應隨柵按臨各郡予公薄譴先生
遂浩然歸去歸後以載籍自娛不問外事年逾大耋
乃終先生瀕行時猶諠諠以寬爲勗余於次年科試
入學文中詎一字比發落時心惴惴恐被責竟得邀
免則先生之餘蔭也壬辰應京兆試至都謁文定公
於邸第訓迪藹然如坐春風中與督學時氣象迥殊

身門子金言 卷一
三
矣時先生年八十新撰禮記訓纂成得寓日焉越四
十年服官於蘇得晤先生曾孫縵伯太守以遊道堂
文集見示繙讀數過始知先生學問之醇行誼之厚
實從敏求好古中得之以淑其身以啓其子孫有以
哉有以哉

先大父嘗言高祖粵南公雍正丁未會試與仁和沈
椒園先生共坐一車每日恆見一少年步隨車後異
而問之自言桐城方氏子將省親塞外乏資故徒步
耳二公憐其孝援令登車而車狹不能容於是共議

每人日輪替行三十里俾得省六十里之勞到京別去不復相聞問矣後二十餘年粵南公以雲南守赴都椒園先生時陳臬山左亦入

觀途中忽有直隸總督差官來迓因邀至節署相見則總督卽方氏子歡然握手張筵樂飲十日稱爲車笠之交一時傳爲美談茲見武曹先生所記方敏恪公軼事有相類者用附錄之曰吾鄉喬堅木丈嘗歸自京師返道過保定時直隸總督爲方敏恪公喬方出也公畱署累日一夕酒半喬自陳屢赴公車侘傺

不得志公曰甥得毋有飢不食耶喬作而對曰未也
得毋有寒無衣耶喬作而對曰未也公笑曰嘻是奚
足怖吾方窮時將遊京師至寶應資已罄歲將暮寒
風栗烈敝緼袍僅行線存中無裏衣束帶長尺餘兩
端以貫續之納履則足之前後皆見將詣汝母丐數
金北上甫抵門僕者衣冠甚都列坐於門之兩楹余
逡巡欲入僕詰曰客奚爲者余曰將探吾戚僕笑曰
是安得有若戚得毋爲行竊計耶余自顧窶人子欲
言之恐礙汝母遲回久之終弗入迺信步折而東又

屈曲西行里許至盧家巷巷門爲南北通衢有屠門
市者如爭屠每割必倩對字列肆者書數往來甚煩
列肆者頗厭苦之余倚柱而笑屠顧見曰客何爲者
作字比不得切肉也余拱手曰非敢然也見長者行
甚苦小子略識字幸不棄可代勞耳屠喜曰客乃能
書卽借肆中紙筆置几旁屠者手切肉權輕重卽口
誦數余奮筆疾書食頃已更數十紙屠笑曰客之書
更速於我之切也會日暮屠者荷餘肉行顧余曰吾
知客未飯盍從我於家余隨之數百步門臨河畔茅

屋三間一女應門可十八九許屠呼老嫗出曰吾幸
延客速作飯叩其姓胡也亦返問余歎曰是縉紳官
家子也坐余以堂少選提一壺酒命女溫之燭至命
嫗女俱坐曰客幸不見外我老無子迫歲甚忙又無
夥伴客能留卒歲當必有以將意余曰某窮途長者
見收幸甚屠大喜酒至輒取盎中鹽菜爲副切肉置
大槃是時余已餓竟日酣飲快意視今日之節制畿
輔其樂十倍飯罷度門扇爲牀布草薦取布被覆焉
天將明呼余起日記數以爲常除夕爲置酒肴羹肉

共食如初元日余攬衣起則非復故衣一藍布袍新布絮襖近身裏衣絮袴內外補綴完整布襪履各一余驚起拜謝屠笑曰客此去當作官人區區者奚足言開歲五日余欲去屠曰此間鐙事甚鬧幸更延十數日余心德之不能卻也望後迺辭以行屠者曰固知客不能留也又置酒肴爲餞翌日贈錢四千襪被囊一將所覆布被并錢納焉送至河干余拜屠亦拜附船至山東囊中餘錢數百有故交自北來身無一錢分半與之遭遇

聖恩以有今日皆胡長者賜也及爲直隸布政司時
遣一介以千金報德且戒曰若肯來卽備輿馬迎至
署中至則門巷蕭條胡夫婦身歿已久女適誰氏子
亦不知所終言至此公泣數行下座客皆爲之改容
喬恍然如有所失焉

家梅亭方伯任四川打箭鑪同知時彼處人偶見蟹
稱爲瘟神打鼓鳴鑼而送之郊外方伯取而食之人
皆大驚謂官能食瘟神四境聳服沈括夢溪筆談云
陝西人家收得一乾蟹怖其形狀以爲怪物而病瘧

者借去掛門上往往遂差黎士宏仁恕堂筆記謂甘肅人不識蟹疑爲水底大蜘蛛俄羅斯國人不知鱧鱈詫爲水蛇中國人何以食之蓋物之未經寓目者初睹之未嘗不以爲奇如山東張小海太守食鮮蚶連壳嚼之幾損其齒與蔡謨誤食螃蜞吐下委頓皆可一笑也

上海自泰西通商後環北門外十餘里奏明給洋人居之洋人歲輸其租謂之租界租界爲英法美三國分踞一切公事歸華洋同知暨三國領事會同辦理

除命盜案外地方官不復與聞焉夷夏採雜人衆猥
多富商大賈及五方遊手之人羣聚州處娼寮妓館
越風駢集列屋而居倚洋人爲護符吏不敢呵官不
得詰日盛一日幾於花天酒地矣余攝縣事時欲稍
稍裁抑之而勢有不能嘗飭洋租地保密稽之蓋有
名數者計千五百餘家而花煙館及鹹水妹淡水妹
等等尚不與焉女閭之盛已甲於天下乃自同治紀
元後外國妓女亦泛海而來搔頭弄姿目挑心招以
分華娼纏頭之利於是中外一家遠近裙屐冶遊之

士均以夷場爲選勝之地彼洋人之漁中國財者亦
可謂無所不至焉耳休甯余古香觀察本愚來滬總
辦浙江海運局有遊泰西花園記一篇敘述詳盡筆
致栩栩於板橋雜記秦淮畫舫錄外又闢一格因備
錄之以見滌滄之風海外亦復沿波深可太息也

乙亥孟春匝月無旬日晴偶值天霽又須從事江干
以故春到人間猶未覺也隆愷臣司馬由皖中來申
假館於局局在邑南城外殊嫌湫隘愷臣每思北遊
以海上精華咸萃於北遠方來者莫不耳逐神馳也

念八曉晴以事當至虹口予偕卿雲皖生并拉愷臣
蔡閣同肩輿至老閘冀得翼甫與俱作嚮導耳翼甫
當設饌饌客饌後各舍肩輿乘馬車縱轡以行約十
餘里至虹口屯糧處時監兌爲陶叔南大令陳韻和
少尹二君同寓洋樓樓二楹濱江而築輪舶漕艘喧
闐在浦無足畱連因再登車隨翼甫轅駒西適自是
則一望平原園林櫛比長橋跨水傑閣凌雲遠瞰春
申江白舫鳥篷亂如飛鳥陌上車塵馬跡華夷雜沓
電掣星馳愷臣目所未經不禁拍掌叫絕忽於碧樹

鸞環處車爲之停下視同人皆踏莎而立一時香車
寶馬錦簇花團華妓洋媚之外別有所謂鹹水妹淡
水妹者黎閩皆一一指名予與愷臣惟略認其梳妝
服飾而已路旁有方井一又有靜安古寺以紆道不
果游翼甫速客登車謂須及早一遊徐家衛外國花
園遲則游人星散便無可觀再行數里到一籬落車
數輛憩老槐樹下荆扉斜敞碎石成蹊翼甫入同人
皆入翼甫曰左左之曰右右之曲折升階迴廊抱室
有番婦粲齒迎門儼然酒家胡招客飲者一傭人導

客別舍冰盃晶盃几席橫陳子量不勝蕉衆以酒美
勸姑冷飲半甌已微醺出巡簷走聞笑聲達戶外則
兩番姝髻豔卉拖長裙自窈舍出嫵娜作態望之如
畫圖中人惟鬢髮黃蠶秋波碧暈與中國粉白黛綠
不同時同人各穿細徑拾翠尋芳予適闖入一院於
疎篁密棘中插鞦韆一架上貫雙絙挽棠木小舟中
坐一少年客洋人推蕩之以爲戲同人聞聲咸集兩
番姝亦珊瑚來相與狂笑以妙手空空兒之倏高而
倏下者非他人卽翼甫也洋人指一番姝笑令飛登

與翼甫相向坐於是推者推蕩者蕩雙飛雙落髻譚
巾欹直視中外爲一家矣喧笑未已又有兩青衣姝
結駟來游四美相見喃喃似皆勾欄姊妹花舊相識
者豈采蘭贈藥之遺秦西風猶近古歟夕陽旣墜輿
人促歸爰循老閘肩輿踏燈而返是日同游者爲隆
君愷臣山潘君藜閣青照王君卿雲維煜貝君皖生
澱朱君翼甫其詔并有姚君善民張君亦槎暨予共
八人

浙江自庚申辛酉遭賊竄陷經左爵相轉戰數年至

甲子歲始行戡定百姓辛苦流離爲賊匪所殺爲飢寒所殺爲疾疫所殺者不知凡幾哀我人斯將無子遺矣幸爵相心乎愛民於入浙創立軍府時卽首爲賑濟加意撫綏出水火而登衽席殘民始有更生之慶蔣薌泉中丞佐之興利除弊各事極意講求馬端敏公繼之勞來安集以養以教民乃得鶉其居今日我浙之得以熙熙攘攘漸臻富庶者三公之力也然當賊氛甫息之際凋弊之情形流亾之困厄鐵人見之亦不免下淚古香觀察有聞見篇四章古音古節

真不減杜老之哀江頭諸作因備錄之俾吾浙人無
忘在莒時也 豬換婦朝作牧豬奴暮作牧豬奴冀
得牧豬婦販豬過桐廬睦州婦人賤於肉一婦價廉
一斗粟牧豬奴牽豬入市塵一豬賣錢十數千將豬
賣錢錢買婦中婦少婦載滿船蓬頭垢面清淚漣我
聞此語生長吁就中亦有千金軀嗟哉婦人豬不如
屋劈柴屋劈柴一斧一酸辛苦爲棟與梁今成樵與
薪市兒詆價苦不就行行繞遍江之濱江風射人天
作雪饑腹雷鳴皮肉裂江頭邏卒欺老人奪柴炙火

趨城闈老人結舌不能語逢人但道心中苦明朝老
人無處尋茫茫一片江如銀 孀煮草龍游城頭梟
鳥哭飛入尋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將攫人黃面婦人
抱兒伏兒勿驚孀打鳥兒饑欲食孀煮草當食不食
兒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兒不見門前昨日方離離
今朝無復東風吹兒思食稻與食肉兒胡不生太平
時 船養姑月彎彎動高柳烏篷搖出桐江口鄰舟
有婦初駕船亂頭粗服殊清妍艤聲時與歌聲連月
彎彎照沙岸明星

以昨夜將半誰抱琵琶信手彈三
聲兩聲推心肝無窮幽怨江漫漫

或言婦本江山女名隸烟花第一部頭亭巨艦屬官軍兩妹亦被官軍擄

婦人無夫惟有姑有夫陷賊音信無富商貴胄聘不得婦去姑老將安圖嗚呼婦去姑老將安圖婦人此義羞丈夫

日本從古服屬中國自元世祖征之而敗始漸形崛強明初亦經封貢第羈縻耳至嘉靖時海寇藉其資以入盜東南諸省重罹倭毒實則仍是我民導之倭國無能爲役也

本朝監明之弊康雍以來絕不與通海疆晏然者二

百載今則以西洋通商彼亦聞風而至諱其先世服
事之迹叢爾小邦儼然抗衡上國矣然其先君神功
皇后息長足媛於魏明帝時梯航八貢彼國史冊固
大書特書焉茲特錄魏景初二年賜倭女王詔著於
篇俾覽者知我

國家懷柔遠人同天之度爾 制詔親魏倭王卑彌
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
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
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

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
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
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
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
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疋絳五匹紺
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值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
匹細華斑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
銅鏡百枚眞珠鉛丹各五十觔皆裝封付難升米牛
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

鄭重賜汝好物也

同治甲戌日本以臺灣生番戕殺琉球人爲詞舉衆數千突入臺境紮營築壘與生番攻戰蓄意叵測全臺震動事聞

上命福建船政大臣前江西巡撫沈公統師蒞臺相機籌辦沈公怒其猖獗上疏請剿廷議久之不決倭勢益張將圖深入其議院有踏平我二百郡之說聞者髮指訛言繁興沿海皆警余前在上海頗悉倭情知其有瑕可蹈爰上書李爵相請發舟師分道徑擣

其國爲圍魏救趙之計爵相亦甚韙余言會倭與番
戰不利且疾疫大起英國公使威妥瑪從中調處
朝廷重惜民命允予撫卹銀兩倭人喜得息肩遂解
而歸然其衆之死亾者已不少矣余頗以吾謀不用
坐失此虜爲恨嗣見應敏齋方伯上張振軒中丞書
與余意見相合且議論較余更爲暢達用錄存於右
俾天下後世莫謂秦無人也方伯之書略曰日本介
在東洋密邇中國其人狙詐多端素無信義近者一
切效法西人妄思自強潛圖開闢蓋其意狡焉思逞

久矣今乃背約稱兵藉詞構釁闖入我邊地處劉我
番民中國欲全舊好據理與爭不遽用武並許爲之
建望樓塔表護彼商船可謂寬大極矣禮義著矣詎
料彼之詭計卽以虛言欺我而久踞番社誘脅番人
又運屋材攜農具爲築室屯耕之計羣番迫於凶饑
勢必盡受羈縻則臺灣之地與我共之異日難保不
驅羣番爲前導以與我爭臺灣夫臺灣雖小我

聖祖皇帝勤勞二十年而得之者也臺灣有事則閩
粵江浙處處戒嚴古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日

臺灣番事之謂也且諸國通商以來所以猶就範圍不啟戎心者以其有條約在也今日本不守條約若令得志非惟爲日本所竊笑西人更將藐視中國爲今之計宜舉日本背約之罪布告諸國並援公法嚴捕倭人在臺諸軍分據險要務遏絕敵人接濟並其歸路勿輕與戰密諭番人伺間狙擊廈門一口未知能扼以舟師斷敵人往來之路否一月以後彼之糧餉煤火子藥必漸告罄番人見官軍相助亦必奮力抗拒彼前阻深山不能驟進又畏官軍相助其後臺

洋風濤險惡彼船雖利豈能久泊勢孤心怯宜無不
退師之理所慮者既退而修怨必擾我沿海諸省設
防之具自不可不預籌也現在本省防務業經督撫
嚴密布置無可再贊惟以全局而論設防之法必使
諸省各自爲戰則守禦有責成亦必使各省互相救
援則氣勢方聯絡何以言之今之倭寇與前明之倭
寇異明之中葉各島奸商乘明綱紀廢弛勾結莠民
爲亂其迹同乎流寇故蔓延而害廣今日本兵士二
千有奇工役二千有奇聞尙雇有西洋及中國人在

內乃其國王所遣成軍以出志在開邊故力聚而勢專然竊料日本之兵力可以注我一路多亦不過兩路萬不能分擾各省今察地勢直隸可與奉天山東併力江蘇可與浙江併力廣東可與福建併力彼省有警則此省出兵以救之甚至一省有警則四五省酌度分兵以救之輪船迅疾固朝發而夕至也至中國輪船宜再陸續購備合之閩滬兩廠所造凡火輪戰艦須過三十號以外再得銅包戰船四五號分撥少許以扼最要之口此外共配精卒萬餘會合訓練

昔年水師宿將如前陝甘總督楊宮保智勇兼備戰功卓著威名播於遐邇應請奏懇

皇上特召視師專督輪船大軍追逐寇蹤南則與之俱南北則與之俱北各省諸軍夾擊客主順逆之分勝負必有所在籌防之要當不外此雖然古之馭外夷者必能守而後和可恃亦必能戰而後守可完與其戰於內地不如戰於外洋與其戰於外洋不如戰於彼國竊觀今之日本有可伐者數端請陳其說往者日本國王不改姓者逾二千年國中七十二島島

各有主列爲諸侯自美加多篡國廢其前王又削各
島主之權島主失柄而懷疑遺民念舊而蓄憤常望
一旦有事乘間遙起彼昏不悟尙復構怨高麗使國
中改西服效西言焚書變法於是通國不便人人思
亂今宜師管子攻瑕之說乘中國寇平未久宿將多
存勁旅未散有事東洋亦藉以練習船礮興起人材
失此不爲後數十年彼基益固而中國承平日久民
不知兵猝爲所乘悔將奚及此揆之於時而宜致討者
一也昔年中國由普陀趨長崎水程四十更風浪巨

險由廈門趨長崎水程七十二更商民渡海皆由之
元代征倭會兵合浦大抵亦由南道今則往來者衆
新道益開自上海至長崎水程不過千四百餘里輪
船兩日夜可達斷無元代颶風之虞且中國所以屢
紕於外人者以彼合從連橫協以謀我不得不防決
裂合忍至今今幸泰西諸國未與合謀尙得用全力
東注而日本之國小援孤亦斷非泰西諸國之比此
酌之於勢而可致討者一也議者每以元代征倭喪師
十萬用爲殷鑒不知元人以徵貢不至遽興無名之

師又用宋降將范文虎爲統帥一遇颶風遽自棄師
潛遁蓋其理不直其用人又不當以至於敗使倭人
至今有輕中國之心正宜因此折其驕鋒破其故見
使之有所震懾古來兩國交兵苟能仗義執言則勝
者常十八九反是則敗者亦常八九今日本敗盟棄
約侵犯我疆彼固內反而自慚各國亦旁觀而竊議
我之興師以奉辭伐罪爲主而初無耀兵域外之心
以征撫降服爲圖而非存拓地開疆之見將所謂堂
堂之陣正正之旗於是乎在此質之於理而當致計

者一也今中國海疆自瓊崖迄於遼碣迴環幾二萬里若欲處處設防中國勞費固已不支而又未能保處處無虞也誠選勁旅萬人徑搗長崎進逼倭都則彼先已奪氣將撤兵自救之不暇斷無餘力以犯我兵法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攻其所必救也夫是之謂以攻爲防以攻爲防則合數省之力萃於一路勞費省而防轉可恃以守爲防則竭數省之力分備諸路勞費繁而防且難恃此其得失不待明者而決之也且我軍戰內地一有失利則全省震驚卽戰而

獲勝而內地之民被其荼毒受其誘脅者已無窮矣
我軍戰倭地雖偶有挫失不過損傷軍士而已添募
以往不難也若戰而勝則我可因糧於敵招彼民爲
嚮導矣夫攻人之與受攻於人也豈可同日語哉此
籌之國計與民瘼而尤不得不致討者一也凡此數
端機不可失亟宜預爲布置速購船械以備訓練倘
若

廟謨早定以李伯相節制沿海軍務仍鎮天津拱衛
畿甸楊宮保節制戰輪水軍直指長崎必可以內外

協力奮揚威武檄令高麗起師渡對馬島使震盪日本之北路以分其兵勢高麗本我屬藩必願乘時略地以洩舊憾我師宜禁止殺掠號召其前王之舊將與故臣遺民有願舉義匡復者俾求故王之後立以爲王許盡復其國之舊制各島主有挈地投誠者封以王號使各爲自主之國夫日本之人望變久矣臨以大兵蔑有不瓦解者且事固有措注不勞而厥效甚博者漢武帝時募良家子及有罪之戍卒得自請奮擊匈奴雍止中選各省技勇數千人號勇健軍屯

巴里坤故地盜賊絕蹤道光回疆之役選南北路遣
犯二千爲死士屢挫賊鋒今宜遠仿漢制近法

先朝廣募沿海梟徒蛋戶漁丁及閩粵間械鬪之民
及哥老會中鷲悍之士許令投効軍前奮擊日本優
其廩餼凡合三千人鼓之以不次之官不貲之賞統
以健將濟以輪船用爲前驅此輩皆亡命犯法不畏
死之人正所謂以毒攻毒死固無損於中國不死亦
能建威於外國倘日本自知理屈勢窮遣使行成願
申舊約則必使償我兵費稱我東藩然後收師而退

果能如是非特令日本畏懷亦且使西人驚慄中國之患少有牙乎然則綜而計之今日畀以番地曲全和約兵端若可暫弭而後患無窮和亦難恃策之下也決計驅逐待其入寇隨時禦之策之中也先爲非常之舉以奮積弱之勢雖得失參半猶愈於坐而自弱策之上也使彼或聞

天威赫怒知中國未可與爭願遵和約不戰自屈尤善之善者也抑本司更有望者自來天下大事往往敗於二三成於一旦在昔庚子辛丑之間洋人初入

中國

朝廷未悉外夷情狀和戰迄無定局每變一議則罪其前議之人於是當事者不敢任事局益變而勢益不振迨剿辦粵孽堅持定見不稍改移卒能使賢才勃興殲除巨寇此蓋斷與不斷之效也應請奏求

皇上博採羣議衷於一是然後

乾斷獨運默定至計俾中外大臣奉而行之用人則慎之又慎方略則精益求精盡屏局外之浮言勿視東洋爲過重此卽制勝之道也本司通計中國應購

船礮及水雷開花後膛洋鎗之屬爲費當逾千萬一時無從籌措祇可商借洋款由各海關分年籌還卽使不戰而守前項船械亦須預備當此時事多艱但望中外力節浮費數年之內償此要需則元氣不至大損或尙可補救於萬一禱昧之見是否有當旣承命妄參末議不敢不盡其區區之愚如蒙酌覈而俯採焉幸甚

合肥嗣子範觀察德模以諸生起家居鄉時率團勇擊僞英王陳玉成大破之遂以知兵名李少荃爵相

開府吳中檄之從軍用戰功疊保至牧守初令長洲
當兵燹之後興利除弊不畏強禦有某軍門愛將攜
難民女子範奪而還之軍門怒帥師來索子範責以
大義軍門氣索而去某廉訪以公事意見相左請大
府命嚴飭之子範終不爲動廉訪亦無如之何一時
稱強項令顧於小民則慈愛如家人民亦父母視之
不稱其官而稱之曰蒯三爺比去任邑人懷其恩建
亭於泚墅關名曰蒯公亭歷署太倉州蘇州鎮江江
甯諸府皆有惠政李爵相臚其治行以循良薦舉遂

擢夔州府去吳民到今思之余長子範四歲性情契
合同官時時以吏治相切磋而余之政治不能及子
範遠甚馬端敏公總督兩江言循吏乃以蒯陳並稱
余滋愧矣子範精於折獄恆手自判牘有電掃庭訟
響答詩筒遺意一時傳誦外國人新聞紙多有載入
者今特摘其判詞數則以見驥之一毛焉爾 此案
姚新周控姚阿士僭占車基豈知姚新周已先占姚
阿士田三尺以致挾嫌啟釁互有毆傷愚民無知每
以纖小事故釀成禍端可勝浩歎此次傷旣驗明尙

屬不重若再傳集鄰證聽候質訊書辦未飽其欲則
壓之差人未飽其欲則又壓之小民終歲勤苦之皮
血盡剝削於投到候審之日期迨至日久氣平並有
兩造求息而不得者爲民父母其何以忍此當斷令
姚新周與姚阿士將所互占之地均各讓還傷亦各
自醫調減一分訟累卽培一分身家區區苦心爾小
民其共體之而共諒之 梅徐氏乃徐傳生之妹嫁
與梅近川爲妻近川早逝徐氏作未亡人已逾十載
遺孤連生業已成立蘇城亂後寄居催子

卽管田莊
人蘇俗呼

子爲催張瑞和家一屋相依非有感悅驚危之慮三年

於外保無瓜田李下之嫌而乃徐傳生者不爲同根
之庇翻揚中蓄之羞既控張某之誘姦並申梅裕以
作證莫須有之事何能據以爲憑不可道之言竟忍
宣之於衆豈有此理是何居心迨伊母徐余氏以傳
生不法出首縱謂婦人愛女斷無不愛其子之心就
令該氏可誓亦不應誓於其兄之口一經庭訊盡吐
實情乃知徐氏粗有衣食惡黨利其資財爲索黃金
翻成白舌當各予以重懲梅裕占居梅徐氏之屋並

押令遷出 訊得陳太控張阿桂冒占伊妻彥氏一
案據陳太供十年城陷張阿桂在賊中將伊妻擄去
城復妻歸今張復來冒佔而張阿桂又以彥氏本亂
前媒娶被陳拐逃質之彥氏並其母彥陳氏皆謂陳
質自幼婚聘張乃擄逼以從者也余細鞫張曰爾妻
逃時由外乎由家乎曰去年在丁公館幫工卽未歸
矣余乃召陳至曰爾當長隨乎曰然爾在何處曰丁
公館爾與妻俱往乎曰未曰彥氏在彼爾亦在彼爾
供未與妻往則彥氏之不爲爾妻可知矣爾與彥氏

因此苟合而逃又可知矣陳無辭張請辦陳而乞妻
歸余曰爾亦非媒娶也若爲媒娶豈有妻逃兩載而
不控官者乎張乃實吐其擄掠狀遂並懲之而以彥
氏歸其母去 陳曾錫之姊許字於同邑之金元銓
生方綺歲母不肖離養在深閨人多未識乃因遺薦
其父偶到剝宮將歸其家忽逢暴客是何意態霍霍
怕人不識姓名卿卿呼我客何爲者直欲昇之以歸
衆皆茫然竟至爭之不下當經陳某扭稟本縣查詢
乃知爲金陵民人王正坤曾收某家之棄婢旋爲踰

里之逃人落花堆裏偶拾殘紅蔓草叢中又成野綠
以致求之不得因恨成癡立而望之雖非亦是再三
研詰堅執不移然而里居姓氏之不同亦笑貌聲音
之弗類七年未字幽蘭尙傍萱居一去無蹤僵李何
能桃代惟念癡情若夢積想成迷實霧眼之朦朧非
色膽之敢大姑子杖遣以蔽其辜

韓昌黎云古之教者一今之教者二自唐迄今千有
餘年又增二教曰回回教天主教天主教中復分爲
耶穌教佛教中更析爲紅教黃教黃教創於宗喀巴

宗喀巴以明永樂年間生初習紅教既而自黃其衣冠囑二弟子世世轉生演大乘教一曰達賴一曰班禪皆死而不失其道自所往生之地其諸弟子尋其地迎之歸而立之青海二十九旗喀爾喀八十一旗蒙古遊牧五十九旗滇蜀邊番數十土司皆敬奉焉我

朝因而撫之爲長駕遠馭之畧留其徒在京師曰喇嘛者祝釐降經每月及節日在內殿降吉祥天母及無量壽佛等經

列聖列后忌日啐金剛經藥師經日食月食啐救護
經具詳大清會典蓋三教之外又歧而增其五焉

庸閒齋筆記卷十

終